

我向冰雪要华章

□ 行草

立冬刚过，周末，我从内蒙古乌兰浩特出发，寻觅北国冰雪里的华章。没有目的地，一路北上，经索伦河谷，出农区、半农半牧区，经明水大岗，一路到了白狼峰。一天走下来，我发现，华章不在我笔下，而是镌刻在索伦河谷里，镌刻在大兴安岭上，镌刻在北疆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。

曾经，索伦河谷黑山头，洮儿河岸边，一群人在河滩上劳作。河滩上遍布鹅卵石，一锹挖下去，金属和石头的撞击声直刺耳膜。什么东西？拂去沙土，挖树坑的人费力从土里把一个长方形的东西抠出来。拍去浮土，上面是一排排符号，一个也不认识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周围的人好奇地围过来，你一言他一语，有人说说是黄色的，会不会是铜做的？有人开玩笑说没准是金的呢，化了打戒指！

那时候谁也没想到，这片河滩地里一锹挖出了大历史。那是元代皇帝的圣旨金牌。从此，索伦，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，因为出现了元代圣旨

金牌而备受关注。

车行索伦河谷，我驻足在几年前修建的索伦圣旨金牌广场，初冬的风猎猎吹过金牌雕像，隐然有金石之音裂空而响。我想着上述故事，一回头，惊艳于索伦红毛柳。一路上，两边杨树黄叶落尽，枝条疏阔，北方广袤的黑土地进入了漫长的蛰伏期。收割后的庄稼茬子被雪盖住了，荒草与河滩被雪盖住了，远山披上了雪被，视野单调而又寥廓。此刻，站在蓝色的洮儿河边，在素描画卷一样的旷野里，视野中跳跃出色彩，一蓬蓬绚烂的红色出现在前方。是织女织剩的红色织锦，轻飘飘地遗落在这九曲洮儿河两岸吗？是水墨大师乘着酒意豪情，晕染出的一笔绵延写意吗？是天边瑰丽的云霞轻飘索伦河谷了吗？最单调的旷野里，红毛柳成了最亮丽的点缀。

再向北，旷野里愈发显得单调。草原的苍黄，未收割的庄稼的暗黄，无遮无挡的来自西北的寒风，就这么

把北方的辽阔一览无遗地展现出来。直到过了阿尔山市明水河镇，再穿过五岔沟镇，白狼峰耸立，峰顶，一排玉树扑入眼帘。

最高处的山上，沿山脊耸立的树，一身洁白。车行山上，爬坡，路边渐渐出现银枝琼条，树挂越来越晶莹，触目皆是银白，玉宫一般。与之前农区、半农半牧区的萧瑟相比，眼前丰富而晶莹，一片冰雪世界。

白狼峰景区位于白狼镇东南5公里处，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岭脊，属高海拔、高寒山地，山高、沟深、林密。冬天是白狼峰最有魅力的时节。车子沿盘山公路小心翼翼地爬行，两边美景目不暇接。这里冬季积雪长达六个月，是登高一览北疆山舞银蛇、原驰蜡象的绝佳去处。不过，山顶温度极低，人们不披挂整齐，是挑战不了峰顶的极寒天气，也领略不了四周雪脊起伏、林壑尤美的北国风光的。

白狼峰上部，神奇地出现了一大片天然堆砌的岩石，白雪覆盖，沉默

不语。通往主峰的道路两侧长满了白桦树，这便是景区内最著名的白桦观赏地——白桦天堂。中无杂树，人目皆白，秋天粉红的柳干、明黄的树叶都了无踪迹，只剩下树干洁白，灰色的枝条上凝霜挂雪，与地面的雪遥相呼应，清冷，寂静，仙境一般。站在步道上，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，心里默默想起一句歌词：“穿过旷野的风你慢慢走，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。”

站在峰顶，远山一重一重，绵延开去。近树一坡一坡，玉树琼枝。近观，雪和霜是挂在枝头、凝在枝头的，像开了一朵朵洁白的绒花。枝条伸展开去，一朵又一朵绒花挨挨挤挤，衬着天空纯净的蓝，把声音冻住了，让时间凝固了。最高最冷，也最清静出尘。

归去的路上，车里开着空调，拍照冻得僵硬的手慢慢有了温度。车窗外又飘起雪花。野外看雪和城里看雪是不一样的。城里看雪，雪媚静，从容，翻飞，缠绵，风韵自然天成，让人想起“蝴蝶初翻帘绣，万玉女，齐回舞袖”这样的句子。而在这高海拔、高寒的白狼峰下，雪花飘起，不再是婀娜轻盈，寒冷给了雪生命，风给了雪灵魂。这时候想起的诗句，是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是“江南江北雪漫漫，遥知易水寒”。

北方的冬天日落早。天黑透了，车灯下，雪花是另一种飞舞。它积极主动，像冲锋的林四娘，“丁香结子芙蓉条，不系明珠系宝刀”。在行驶的车前，在明亮的车灯里，在大野沉默的漆黑中，千万朵雪，前赴后继的雪，如流矢，如疾箭，如胜利的礼花，如疾驰的流星，不，不是朵朵，是线，千万条线，冲着车窗从天而降，又快又快地消失，无边无际，永无休止。

红毛柳的红，树挂的白，雪花的刚性，我找到了初冬大兴安岭最美的华章。



雪中的塔格拉克

□ 谭现锁

汽车驶上通往塔格拉克的路，路两边是沙枣林，排队一般排开。初冬时节，沙枣树叶已经枯黄，紫红色的沙枣挂满枝头，这是给鸟儿们过冬留下的食物。时不时有一棵羊婆奶攀爬上树，这时已经熟透，果实裂开，白花一片，蓬松柔软，像下过雪一样。“塔格拉克下雪了吧？”

话一出口，就觉得这话不过脑子。路两边的戈壁滩一望无际，阳光柔柔地照着，天空湛蓝，没有一丝风，也没有一丝云，哪来的雪？

我们要去的塔格拉克，是新疆温宿天山托木尔景区的一片草原，也是通往托木尔峰的“平台子”。托木尔峰是天山山脉的最高峰，海拔7443.8米。1977年，中国登山科学考察队第一次成功登上托木尔峰。在游客中心，大屏幕上正在播放中国登山队登上托木尔峰的纪录片，很吸引人，但时间不早，虽然不舍，也只得离去。

进入景区，眼前是一片红色的山体，雄浑，奇诡，壮丽。这是典型的风蚀雅丹地貌。风蚀土丘此起彼伏，形态各异，有的如城堡高耸，壁垒森严；有的似巨兽伏卧，伺机而动；有的像舰艇破浪，勇往直前。土丘的线条刚柔并济，硬朗的棱线勾勒出坚韧的轮廓，而柔和的曲线又充满灵动。色彩也层次分明，红色的岩层如同燃烧的

火焰，炽热而奔放；褐色的土地则透露出岁月的深沉与凝重。这是时间与风的杰作，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。

走出红山雅丹地貌，远处的山顶已被乌云笼罩。山上零星而均匀地散落着白色，看来真是下雪了。

越往山上走雪越大。景区半山腰到处是吊脚民宿，有小木屋、星空屋、太空舱、观景房，还有火车主题酒店、四合院等。这些民宿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，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散发着迷人的光彩。小木屋带着浓郁的田园气息，木质的纹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；星空屋让你在静谧的夜晚与璀璨星辰相伴，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那无尽的浩瀚；太空舱充满未来科技感，给予你别样的新奇体验；观景房视野开阔，将山野河流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；火车主题酒店承载着过往的记忆，带你踏上一段充满怀旧情怀的旅程；四合院则传承着古老的文化韵味，展现不一样的风情。它们以独特的风格和魅力，吸引着四方游客，让每一位到来的人都能找到心灵的栖息之所，在这如画的美景中留下难忘的回忆。

进入中心景区，眼前已被大雪覆盖。目之所及，山峦、树木、道路，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，仿佛大自然施展了一场神奇的魔法，将这片天地

变成了一个洁白无瑕的梦幻世界。

景区的建筑物，此时宛如童话中的梦幻城堡。房屋在雪中显得分外宁静优雅，屋顶像是戴上了一顶洁白的绒帽。屋檐上挂着晶莹剔透的冰柱，长短不一，在阳光下照射下，发出耀眼的光。屋顶上的烟囱冒出缕缕青烟，升腾在清冷的空气中。积雪压在屋顶的瓦片上，形成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窗户上结着美丽的冰花，模糊了屋内温暖与屋外寒冷的界限。这些被雪覆盖的建筑物，与周围的雪景融为一体，宁静而祥和，构成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冰雪世界。

远处的山峦，宛如一个个沉睡的巨人，安静而肃穆。洁白的雪层均匀地铺洒在山峰之上，勾勒出它们雄伟而壮观的轮廓。连绵起伏的山峦在雪的装点下，失去了原本的棱角，变得柔和而圆润，仿佛被大自然的巧手轻轻抚摸过。

站在山脚下仰望，山峦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，那无尽的白色一直延伸到天际，给人一种浩渺而空灵的感觉。山峰之间的峡谷被雪填满，形成了一道道优美的曲线，仿佛是巨人身上披着雪的飘逸披风。

阳光洒在雪山上，雪面闪烁着璀璨的光芒，如同无数颗细小的钻石在闪烁，令人目眩神迷。那光芒既寒冷又温暖，寒冷是因为雪的冰冷质感，

温暖则是阳光赋予的希望与活力。

“托木尔峰”，维吾尔语的意思是“铁山”。面对这被雪覆盖的山峦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畏之情。这位“铁汉”历经岁月的沧桑，满面沟壑，却在雪的怀抱中展现出如此宁静而神秘的变迁，仿佛在告诉人们，无论世事如何变化，它都将坚守在这里，见证时间的流转。

这里的景点和客栈多以“云”“星”命名，比如云街、云裳草原、云中客栈、星辰客栈等。云裳草原是塔格拉克的牧场，也是进入托木尔冰川的门户，但因为里面雪下得太大，不让我们。我们只能停下车，在雪地里嬉戏了一会儿。马在雪地里静立，仿佛在沉思。而我们的小狗见到雪狂喜不已，在雪地上疯跑。

我们转到网红打卡点“云中漫步”。这里植入诸多文化创意元素，开发了彩虹滑道、无动力游乐场、真人CS拓展训练基地、滑雪场、骑马场、餐饮步行街等项目。这里的民宿以二十四节气命名，别有一番韵味。雪季来临，工人们正加紧滑雪场开业的准备。

回去的路上，正赶上牛群、羊群归来。它们悠闲地走在路上，就像灵动的音符。

走出景区，天空晴朗，戈壁辽阔。雪中的塔格拉克，竟如一梦。



南湖的冬天

□ 刘亚荣

在长春，南湖是我熟悉的地方，几乎每次去都要到那儿看看坐坐。

那年隆冬，刚到长春的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匆匆穿过小桦树林，顾不得太阳还没出来，光线不好，直奔南湖。

冬泳处还没人。几棵老柳树伸展着枝丫不动不摇，树下的黄沙和湖里的白雪划出清晰的分界线。湖中心居然有人在行走！我试着站在湖上，小心翼翼地伸出左脚，再伸出右脚。我踩在湖上雪上，声音小小的，沙沙的。我还是不敢往湖中心走。

湖上的人三三两两走得很快，广播里的声音很清晰，大意是湖水结冰，可适当进行冰上运动。我还是有些迟疑，万一掉下去可咋整？况且，我又不会游泳。可我还是想在冰上雪上走走，它们给我奇特的诱惑。

偌大的南湖覆盖着一层白雪，白雪成为生活的底色。穿着五颜六色羽绒服的老少男女，从东到西，自南而北，冰面上堆叠起一串串笑声。戴护耳帽的小孩在冰上打出溜，箭簇般划向远处，咯咯咯的笑声随着孩子的身影渐去渐远。这笑声仿佛一团火，驱散了寒冷。雪上堆叠着大大小小的脚印。我慢慢走在积雪上，心里踏实起来，感觉像我家乡的黄土。裸露的冰面，我绕着走。尽管它看上去那么美，有玻璃的质地，不，应该说是冰种翡翠的质地。你看它还有白色飘花，还有间断的裂痕。湖北沿，都是翘起的冰块，没有絮状物，质地清润，更像和田青白玉。绵延隆起的冰，好像挖不完的玉矿山脉。这可以做多少个“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”？说不定可以弄一个“清明上河图”呢。脚踩在风雕刻的冰牙子上，咯吱咯吱的，好玩，像回到了童年的小河。

从湖南岸走到北岸，是受到一对夫妻的鼓励。路过晶莹的冰面，我还是胆怯。他们走得潇洒，脚下咔嚓咔嚓的。我学着他们，迈大步，也咔嚓咔嚓，两三尺厚的冰确实不用担心什么。从小就胆怯，体育课除了跑步什么都会。我走在冰上，在湖上学步。湖上的人多了起来。一位身穿藏蓝

羽绒服的老人看我盯着冰面绕走，说，别怕怕，直着走吧，没一点问题。老人说，每年12月中旬到次年2月中旬是冰上运动的安全期，长春人喜欢着呢。远处一个高个子男人拉着一个小孩，越来越近，原来是粉雕玉琢的一个孩子坐在绿色爬犁上。这是爷俩儿的冰上运动，小孩子开心地咯咯笑着。

终于，冬泳那边有人了。

三个着短泳裤、戴泳帽的东北汉子边相互招呼边活动着身体，还不时敲打几下腿部的肌肉。一眨眼，都下到了水里。此时的气温是零下16摄氏度，冬泳台上的扶手挂满冰挂，我照了两张相，手都僵得伸不开了。两三分钟后，他们纷纷从水里浮出来，上岸，笑呵呵地走向更衣室。水面结着薄冰似的冰，被冬泳者们融化。远处有一艘破冰船，在湖上画着冰与水的界线。一位着红色泳衣的大姐，居然也在水里游了一下。我愣在那儿。大姐倒笑起来，没啥，习惯了，不游一下不舒服。走，大妹子，到更衣室暖和会儿。大姐67岁，花白发从泳帽下钻出来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自信的笑容流露出来，感染着我。

太阳从灰蒙蒙的云端钻出来。树林里的栈桥上，有三对舞者随着音乐跳着交谊舞，泰迪和金毛犬跟着自己的主人。更多的人聚在冬泳的角落，横幅上的字代表着这些冬泳爱好者的身份，有的竟然来自黄河之滨。在东北体验冬泳，是展示一种执着的生命态度，诠释对生活对自然的挚爱。故而，长春南湖冰天雪地，却也热火朝天。我慢慢走在南湖，走在冰上的皑皑白雪上，很享受。

手脚麻木，冰冷刺骨，寒风穿透了我的两层羽绒服，而我则融入了东北的物候，进入忘我的状态，心头热乎乎的。南湖的冬，是大东北大天大地外的另一种味道。风掀动树枝，落了我一身白雪。苍松和垂柳上挂满晶莹的雪，冷峻，奇美，有格调。这是真正属于东北的格调。它寒冷，庄重，却蓬勃着生命的气息。

最好华莹雪

□ 夏兴初

每年立冬过后不久，在四川广安被郭沫若誉为“天下第一雄山”的华莹山，瑞雪就会翩翩而来。雪花纷纷扬扬，漫天飞舞，连绵起伏的山峦像覆了一层白毯。放眼望去，银装素裹，玉树琼枝。

华莹山的雪自古有名。《华莹山志》记载：“雪积巅顶，远望如琼瑶撒地，晶莹铺山，故名华莹山。”清代诗人王尔鉴诗云：“最好华莹雪，新晴映玉林。何须披鹤氅，无事待立阴。长啸联风月，空山自古今。光流尘不染，清响度崖音。”

华莹山的雪与北方的雪不同。北方的雪似鹅毛，而华莹山的雪像鱼鳞，悄无声息，飘然而至，又似一群舞动洁白纱巾的婀娜少女，伴着呼呼的寒风飞舞。雪落在草丛、附在树上、撒在林中，无比晶莹剔透。置身这个粉妆玉砌的世界，让人杂念尽消，心灵纯净。

到华莹山赏雪，最佳位置在宝鼎。华莹山宝鼎如突兀的孤峰俯视着绵延几十平方公里大大小小的山头，气度卓尔不凡。由于海拔较高的缘故，宝鼎上的雪不是柔软蓬松的，而是雪和冰的结合，坚硬无比。寺庙屋顶上、松柏枝条上，到处是厚厚的积雪，洁白、纯粹、耀眼。

雪后初晴，山峦上的雪慢慢融化，如碎琼乱玉，星星点点掩映在丛林翠黛中，像一个斑斓的世界。雪挂在藤蔓和树枝上，在太阳的照射下，晶莹剔透，美妙绝伦，宛若一幅巨大的水墨画。



华莹山的雪，也让游客们激动不已。他们在山道边搭起帐篷，堆起雪人，吃着烧烤，体验一把“冰火两重天”的乐趣。更兴奋的还是孩子们，他们连手套和帽子都不要，在雪地里打雪仗，疯狂地嬉戏在“童话世界”里。

为发展特色经济，当地政府连年举办华莹山冰雪节，推出“林海雪原”真人CS对抗赛、高山户外滑雪和冬季美食养生等项目，让游客玩得尽兴，也为当地百姓增加了可观的收入。

“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”每到冬天，华莹山的雪都给这座山平添了几分圣洁，也昭示着即将到来的新年更加如意吉祥。

本版插画 芝芳